



铁燕高飞

TIEYAN GAOFEI





铁燕高飞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铁 燕 高 飞

承德地区革命委员会文化局编

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天津市赤峰道124号)

天津市第一印刷厂印刷 天津市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 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 2 1/2 字数 34,000

一九七五年四月第一版

一九七五年四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 1—120,000

统一书号: 10072·463

定 价: 0.18元

毛主席语录

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，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。

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。

农业学大寨。

目 录

找泉	隆化县革命故事创作学习班集体编写	(1)
现场会前···	隆化县碱房公社羊鹿沟门大队赤脚医生 李桂森	(14)
铁燕高飞·····	隆化县文化馆 薛 理	(24)
老羊倌·····	隆化县偏坡营公社榆树底大队民办教师 白世兴	(34)
治坡记·····	隆化县偏坡营公社山嘴大队民办教师 王福林	(44)
知农主任·····	隆化县郭家屯公社郭家屯大队社员 郭福坤	(53)
聚宝盆的故事···	隆化县八达营公社苔吉营大队社员 白明玉	(63)
后 记		(74)

找 泉

隆化县革命故事创作学习班集体编写

一批知识青年来到红旗营大队插队落户，带队干部叫常勇，他原来是解放军连队指导员，新近才转业的。常勇到公社报到以后，就带领知识青年直奔红旗营大队。

红旗营大队革委会副主任赵广树听说要来一批知识青年，可乐坏了，赶上大车，叫上几个小伙子，忙到公社去接。两支队伍正好在半路上相遇，赵广树紧握着常勇的手说：“咱们大队生产条件很好，大部分土地都实现了水利化。这些小青年来的正是好时候，别看原先生活在大城市，锄镰不入手，咱们把他们放到生产第一线，把手地教，用不上一两年就能练成好劳力，以后咱大队的产量就擎着过‘长江’吧！”常勇也紧握着赵广树的手说：“这些小青年缺乏火热斗争生活的锻炼，咱们要领着他们到阶级斗争、路线斗争的风浪里，经经风雨，见见世面！”接着他又

问道：“咱们大队的阶级斗争怎么样？”赵广树听了，哈哈一笑说：“这个，你放心，文化大革命期间，几个坏家伙该斗的斗了，该批的批了，如今他们说话看着脚尖，走道贴着墙根，再也不敢炸刺了……”常勇琢磨着赵广树这些话，带着这帮活蹦乱跳的小青年，首先登上了红旗营大队的璠包梁。他那紫里透红的脸膛上，一对大眼睛向四外打量起来：只见梯田如画，林果满山，电网纵横，渠水淙淙，社员们正忙着备耕，真是一派学大寨的红火景象。可是，唯独这脚下的璠包梁，地势高，与大滦河隔着九沟八梁，未能引水灌溉。常勇自言自语道：“山上要有个泉眼多好啊！”

第二天，常勇在大队任了职，担任党支部副书记。他提议把璠包梁交给知识青年，决心使干旱缺水的璠包梁实现水利化。就这样，第三天，常勇带领知识青年杀上了璠包梁。他们由南向北推进，刨了半拉大坡，结果是滴水不见。广大群众听他们找泉，都很支持，有的说：“山区地下水是一条线，怕是没找到正穴上，别泄气，接着干！”有的说：“文化大革命以前，专家说这里没有水，可咱们德福大爷却说，‘这里有一个泉

眼，一定得找出来！’”青年们受到了鼓舞，找泉劲头更足了。可是，营子里也刮起了一股冷风，说什么：璠包梁找水瞎捣鬼，不听专家的话，早晚得吃亏。还说什么：外地人到这儿领着毛孩子乱折腾，纯粹是瞎指挥。常勇敏锐地感觉到，找泉面临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，这正是使知识青年受到教育和锻炼的好机会。

晚上，常勇把知识青年找到一起，让他们到群众中去走访，拜贫下中农为师，了解阶级斗争的动向。

常勇怀着向本地干部、群众虚心学习的心情，找到了参观才回来的老支委德福大爷。这位老贫农在璠包梁放过二十多年羊，梁上的一草一木都在他心里装着。这工夫，德福大爷也正想去找常勇，见常勇来了，高兴地说道：“你们干得好啊！这回那个瘸狼可要忍不住了，一定会跳出来！”“瘸狼？”“就是那个地主史瘸子，我们和他斗了好多年了。璠包梁可是个教育青年的好地方。”常勇看了看老人，从他那愤怒的眼神里，看得出，璠包梁上一定有着惊心动魄的斗争历史。德福大爷眯起眼睛说道：“解放前，有个长工在璠包梁找到过泉。土改后个人单干时没力

量搞，公社化以后又先治平地；文化大革命前县里一个走资派和一个什么专家路过这里，在璠包梁瞅了几眼，转了一周，就下结论说这梁上是无水区。我说我知道这梁的底细，这里有水啊！那个走资派冷笑一声说，‘泥腿子懂个屁，捋锄杠，放老牛是你们的正业，这研究地下水是一门科学，你们不要乱插嘴！’后来，大队几次要动手，都让他给制止了。眼下，党支部也正该研究找泉的事，你们来的正好，让年青人把这个最后的据点拿下来吧！”常勇说：“大爷，您给我们当顾问吧，当技术顾问，也当政治顾问。”常勇又把最近听到的流言蜚语讲了一遍，表示要从抓阶级斗争入手。德福大爷高兴地说：“对，要找泉，先打狼，咱们一块干！”

第二天，璠包梁上知识青年趁休息的时候，聚精会神地听老德福讲述着一段动人的故事：

“我讲的都是真人实事。日本鬼子垮台那年，从口里逃荒出来一个人，他叫高清泉，在咱们村给一个自称‘善人’的地主扛活。蒋匪军来到这里横行霸道，狗地主跟着吹胡子瞪眼，压迫咱穷人。这年天大旱，地主逼着高清泉到璠包梁去找泉水。他哪里实心实意地给地主找泉。转游了



几天，连个水星也没见。这天，他扛把镐头又上山了。想刨点柴禾回来烧，就冲着一个大树墩下了镐，刚刨下三尺，碰见一块大青石头压着树根。费了老大劲，把石头起了出来。咕嘟嘟冒出一股清泉水。他心中想道：泉水呀，你出来的太早了，等晴天见太阳，土地还了家再出来多好啊。他想了想，自言自语地说：‘有了，我先堵上它！’搬起原来那块大石头，又严实合缝地给堵上了。突然，在他背后有人嚎叫一声：‘你真可恶透了！’他刚一回头，只见狗地主抡起文明

棍，劈头盖脸打来。高清泉一看急了，抓住文明棍，用力一夺，‘喀——’，文明棍分了家，贼亮地一把线刀子，攥在地主手里。这根文明棍原来是一把连壳带刀的‘二人夺’。高清泉回身抄起镐头，二人就搏斗起来。地主的刀子刺伤了清泉的左肩膀，清泉把地主的右腿也给砸断了。高清泉趁狗腿子还没有赶到，赶紧蹚河过岭投奔了解放军。四八年大反攻时，高清泉当了副排长，回到咱们村，他指着瑙包梁给我讲了这段故事。他说：‘等打败蒋介石，我一定回来和乡亲们一起，改造这里的山河，那泉水一定要凿出来，让它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。’”

青年们听得入了神。一个虎头虎脑的小伙子忙问：“解放后高清泉回来了吗？”德福大爷轻轻摇摇头，沉痛地说：“在解放广西的时候，清泉他英勇牺牲了！”常勇激动地说：“烈士的遗志要我们来实现，烈士的斗争要我们来继承，找泉的这场战斗就是对我们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一次考验啊！”德福大爷抖动着银须又说：“这个自称‘善人’的地主，他到城里治了一年腿，后来又拖着一条瘸腿回来，正赶上解放军大反攻，他看风声不好，就说腿是摔断的。这个家伙，现

在人还在，他就是见人低头哈腰的那个史瘸子。现在他又放出冷风说找泉是瞎捣鬼。孩子们，你们说说，这是什么事儿？”知识青年异口同声地说：“这是阶级斗争！”青年们又汇报了他们从群众当中了解到的一些情况。一个剪短发的姑娘“腾”地站起来说：“有位老大娘反映，史瘸子家的墙上总挂着张《老槐树》的画幅，还说这幅画一定有问题！”接着，一个大眼睛的小伙子说：“据几个基干民兵说，自打咱们找泉，史瘸子在早晚常到瑙包梁来搂柴禾，探头探脑挺可疑！”接着又谈了不少情况。

常勇听到这里，冷静地分析了敌情。他脑子里反复出现一连串问号：敌人到底要干什么？他为什么害怕找泉？挂《老槐树》的画幅和找泉之间又有什么联系呢？这些事必须充分依靠本地群众，查清真相，同时，要尽快把泉找到，戳穿敌人的阴谋。他说：“高清泉和史瘸子的斗争，已经过去二十七、八年了，可是斗争仍在继续，我们到这里来，首先就是要抓阶级斗争。德福大爷上山来当顾问，是党支部和贫下中农对我们的亲切关怀。”话音刚落，知识青年中响起了一片热烈的掌声。

这时，大队革委会副主任赵广树急匆匆地走上来了。开头就说：“在璫包梁找泉，群众反映很不好。咱们没长透山眼，找了八开，连个水珠也没见。人家水利专家早有结论，何必费那个冤劲儿。”他转身又对常勇说：“孩子们刚从城里来，应该首先教给他们各种农业活计，学到正经的本领，这么到处乱跑乱刨能学到个啥？”常勇说：“农业技术是要学的。我们在这儿找泉，既练铁脚板，又练铁手掌。更主要的是这里山高风雨大，战斗气息浓啊。”赵广树听了有些不耐烦地说：“行了，你还是看看群众的反映罢！”他从衣兜里掏出一张纸，往手上一拍说：“你看看，意见都反映到公社了，要考虑影响啊！”常勇接过这张纸，大家围拢过来，一看，是封署名“群众”的信。常勇紫红色的脸膛绷得很紧，两只大眼睛，从字里行间，搜索着这封信的真实意图。那上面写道：

赵主任：

老支书到外地开会，队里的事理应由你作主。知识青年来了，有人领他们满山乱跑，把专家宣布璫包无水区之结论，随便推翻，这种瞎指挥，可要误了

青年之前途。恳求主任给群众作主，速制止为盼。

看完信，德福大爷说：“哼，这纯粹是胡说八道，人家老常是让青年人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里受到锻炼，这怎么叫瞎指挥？”常勇让青年们继续找泉，他和德福、赵广树一起把那封信摊在一台石头上问道：“老赵，你认为这真是群众写的吗？”赵广树很自信地说：“当然是群众的呼声了，再蛮干下去，群众可要给你贴大字报了，我看找泉的事还是停下来吧。”常勇严肃地说：“群众的大字报我是欢迎的。可是阶级敌人要搞阴谋诡计，我们必须给它揭穿。老赵，这信的字歪歪扭扭，象个孩子写的，可这话完全是个念过旧私塾的人说的，难道你还没看出来，这是有人摆迷魂阵，让我们上当吗？”常勇从德福大爷讲到的高清泉排长的故事，又提到史瘸子家中那幅画，他满怀着阶级感情来说服赵广树。最后说道：“敌人有时可以冒充群众，甚至还可以把自己装做比谁都关心生产，关心知识青年，可是狼披羊皮还是狼。找泉刚开始，阶级敌人就主动跳出来了。阶级斗争对知识青年来说是一门主课，他们会在这里受到深刻的教育。这封信就是

一份很好的反面教材。如果只让青年学技术不讲阶级斗争，那我们会把青年带成什么样的接班人呢？”赵广树开始感到阶级斗争的严重性了。他说：“难道这信是史瘸子搞的鬼，他这两年表现很老实呀，他真敢又找上门来？”

中午，找泉的人都回村吃饭。常勇领着学校一位教师来到赵广树家。教师看了那封信，肯定是史瘸子的小孙女写的。赵广树站起身来说道：

“我找史瘸子去。这东西太猖狂了！”常勇说：“不忙，我们先要找到他那个孙女，再细致地调查一下。”那位教师说：“我告诉她饭后到这儿来，可能快来了。”话音未落，只听远处有人声嘶力竭地喊道：“滚回去，滚回去！”常勇等来到当街一看，史瘸子死死拽住他小孙女的一只胳膊，正一瘸一拐地往家里拉。小孙女急得直哭。

原来，史瘸子听说小孙女要到常勇那去，感到阴谋要暴露，就不顾一切地追了出来。这时，街上的人越来越多，史瘸子见事不妙，又转成一副笑脸，跟他孙女说：“回家吧，啊，家里的小鸡还等着你喂呢，走吧！”

这一切，常勇都看在眼里，阶级敌人的丑恶表演，引起他无比的愤怒。他来到史瘸子跟前，

两眼射出严峻的光芒。史瘸子抬头看见常勇，吓得他忙把小孙女放开，咧嘴一笑说道：“这孩子真不听话……”

常勇上前一步把孩子拉过来，和蔼地问道：“你爷爷说你不听话，我问你，你是听党和毛主席的话，还是听你爷爷的话？”

小女孩抹抹脸上的泪水说：“听党和毛主席的话。”

“那好，你看看这封信是谁写的。”常勇说着从赵广树手里要过纸条，递给了小女孩。

小女孩接过纸条一看，小脸气得通红，指着史瘸子说：“是他夜里让我写的，他念一句让我写一句，不写就打我。还说什么：‘有朝一日变了天，把槐树底下的东西拿出来，要血洗红旗营。’”

周围的群众听到这里，无比气愤，问史瘸子老槐树底下藏的什么？史瘸子哭丧个脸，指着他孙女说：“小孩子净胡说八道，害得我有口难分述，跳到黄河也洗不清呀！”常勇笑道：“史瘸子你放心吧，事情马上会真相大白的！”赵广树找到民兵，把史瘸子押下去审问。常勇向知识青年们一摆手，人们呼啦一下子冲向了璠包梁。

梁上找泉的人们，熙熙攘攘，十分热闹。德福大爷在一个地方蹲下身子，仔细打量起来。他跟身边的几个知识青年说：“再创创这儿！”话音一落，锨镐齐下，噉哩咔嚓，不一会儿工夫，就刨见了一个老槐树墩子。等把槐树墩子起出来一看，下面是一件用油布包着的東西。打开一瞧，正是史瘸子刺伤高清泉的那把“二人夺”，细看在刀壳上刻着几行小字：

民国三十五年三月初三，我在此地被高清泉打伤。只因共党来此，未能及时剪灭仇人。但愿有朝一日，重握此刀，报仇雪恨。刀下有泉眼一处，如我不在人世，我子孙务报这折腿丢地之仇，夺回土地可引此泉浇灌瑯包也。

看见这几行反革命自白书，大家不由怒从心头起，仇恨满胸膛。青年们这才明白，为什么地主史瘸子悬挂《老槐树》画幅，原来，他是贼心不死，每时每刻都在梦想变天复辟啊！

人们再往下刨，发现一块挂着水珠的长方形石头，常勇说声：“插撬！”几个小伙子用力一起，石头撬起来，“哗——”，一股清泉水喷出地面。掌声、欢呼声传向四面八方。赵广树捧起泉